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秋寒露生威

陳光榮

寒露凝霜時，村子便醒在奶奶的咳嗽聲裡。我蜷在棉被中數著窗檯上的霜花，看白霜如何把秋夜最後的暖意鎖進冰棧。這霜像是從老井沿爬出來的，順著土牆漫上窗台，最終停在我呵出的白氣裡——寒露用這種方式，宣告它才是深秋真正的主語。

記得，我小時候，這個節氣的凌晨推開木門的瞬間，霜氣順著褲腳纏繞而上。院角的絲瓜籬昨夜還擎著半黃的花，今晨已蜷成褐色的拳頭，葉脈間凝著的薄冰，映著奶奶提燈走來時搖晃的身影。她腫如樹根的指節擦過我的額發，灶膛的火光正舔著鐵鍋底，紅薯的甜香與藥材的苦味在霜氣裡纏鬥。

去井台打水的路上，寒露正施行它的法術。豬圈欄杆上結著羽毛狀的霜花，老母豬把崽子圈在肚皮底下，呼出的白氣在晨光裡碎成銀屑。李伯公坐在曬穀場的老槐樹下，帽簷的霜花正往下滴水，他轉著核桃的手背上，凍裂的口子像乾涸的田壟。「小因，」他掀開帽簷，「今日的露是淬過火的。」我低頭看桶裡晃蕩的水，水面已浮著冰的骨架。

跟著父親巡田時，霜的刀刃顯出真形。稻茬間的白霜看著綿軟，腳一碾卻發出骨節斷裂的脆響。父親拉起遭穗時縮手的

樣子，像被無形的針扎進了指縫。塘埂的蘆葦叢披著冰甲，風過時鏘然作響——寒露正把整個秋天鍛打成它的兵器。

最凜冽的淬煉發生在茶山。天未亮透的山路上，背竹簍的隊伍在薄冰上蹣跚，每個人都在與看不見的對手角力。王嬸棉鞋下的「咯吱」聲，是寒露在齒縫間的呻吟。茶籽樹用堅硬的殼回應霜刃，我們在枝葉間採摘時，凍紅的指尖總能觸到種籽深處溫熱的脈搏。

當火堆在山坳裡燃起，寒露終於露出破綻。李叔公扔進火堆的紅薯爆開蜜色的暖意，茶籽殼上的霜化成水珠，像敗退的敵兵沿紋路潰逃。王嬸把烤暖的茶籽捧給我：「瞧，它把寒露熬成了油。」火光躍動的刹那，我看見萬千茶籽正在竹簍裡進行著靜默的反攻——它們將用凝霜的軀體，擠出滾燙的春天。

下山時斜照的夕陽像溫涼的藥湯，把我們的影子數在結冰的水塘上。孩子擲出的石塊在冰面刻下星芒，那裂紋裡藏著寒露最後的倔強。炊煙與霜氣在屋頂交融，奶奶簷下的臘肉凍成琥珀，陶罐裡的蘿蔔正用鹹香醃製時光。

夜漸深時，寒露開始在窗台編織它的蛛網。奶奶的咳嗽聲被新棉被捂成了鼾息，月光投下的霜痕爬上炕沿。我聽見露珠從屋簷滴落的聲音，清脆如稻粒迸殼——原來寒露凝霜的終章，是把整個秋天的鋒芒，都斂成種子入冬前最後的蟄伏。

土地的安穩妥帖

楊穎

眼睛是突然壞掉的，看什麼都像是在水霧裡。城市的輪廓，街上奔流不息的車輛行人，都暈成了一團模糊的、晃動的光影，看得見光，卻看不見形狀。

做完手術後，醫生讓我好好休養，本以為這是最容易的，卻不料「養」在熟悉的城市裡，竟也是一件費心耗神的事。出門或回家時，要把鼻尖湊到電梯按鈕上才辨得清數字；過馬路時，要尖起耳朵仔細聽車輛的聲音，不然稍不留神就會撞到迎面的路人；超市貨架上的標籤，就像褪色的糖紙，明明已經很小心了，卻還是碰倒了碼得整齊的餅乾。我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去撿，身後的阿姨操著溫柔的語氣：「沒事，我來我來。」話語裡的體諒像一根針，扎得我直心慌愧疚。朋友們更是照



姚良秀家屬捐 菲華聯誼會 中呂宋分會福利金

菲華聯誼會中呂宋分會訊：本會姚指導員良秀同志，仙逝於公元二零二五年十月五日，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於十月十日舉行出殯儀式，出殯之時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姚指導員良秀同志，平素熱心社會慈善事業，關心聯誼會發展，對本會更是關愛有加，其家屬雖在守制期間但不忘善舉，特捐菲幣貳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良堪足式，特借報端以資表揚，並申謝忱。是荷！

陳曉鈞捐千島詩社

菲律賓千島詩社訊：本會陳名譽社長曉鈞同仁令尊陳秀堯老師（晉江市羅山街道梧桐社區），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日（農曆八月廿九日）上午九時零九分仙逝於故里，在世享壽九十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陳曉鈞名譽社長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猶不忘慈善公益，特獻捐菲幣萬元，充作本社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曉鈞捐菲華媽汭總會

菲華媽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副主席陳曉鈞與宗親陳曉林兄弟之先父陳秀堯老先生，慟於農曆2025年8月29日安詳辭世，享壽

顧，口中說著「不麻煩，順路。」「我今天沒事，過來陪陪你。」然後，悄悄地伸出手，替我擋開那些看不見的障礙。

可我心裡的不安與慚愧，卻一日勝於一日，彷彿整個人都懸在半空，腳踩不到實地，總覺得不踏實。出門後的每一步都要倚仗他人的善意，善意越多，我越惶恐，好像一個笨拙的闖入者，在不停地打擾這個原本安靜、溫暖的世界。

這時，母親打來電話：「要不回老家吧，地裡的花生熟了。」我也沒多想，便應下了。

當城鄉大巴車停在村口時，那棵老槐樹的身影雖然模糊，卻也讓人無比踏實。它好似一位親切的長輩，看著幼時的我在它身邊嬉笑長大，又迎著成年的我傷痕纍纍地歸家。它靜默地站在那裡，不追問我的過去，只眉眼含笑地打招呼：「回來就好。」

在老家休養的這段時間，我像是回到了小時候：母親在地裡幹活，我便在田壟間散步。

赤腳走在土地上，泥土漫過腳背，不必擔心會踩到誰的鞋子，不用害怕被突然出現的台階絆倒，也不再憂慮是否會撞上店鋪冰冷的玻璃櫥窗……這裡的路，寬厚得沒有邊界，寬厚得無邊無際。

我憑著記憶裡的方位在田地間走著，不必為不小心碰落的一顆半熟的果子而

愧疚，也不用為蹭歪了一叢花而道歉。傍晚，坐在院子裡啃著自家地裡的玉米，甜津津的，玉米粒落在衣襟上也懶得拍，等吃完起身時，自會落在地上，不也是土地的養分麼？在這裡，我與每一株植物都是在同一片土地裡生長出來的事物，一切接觸和糾纏都是那麼自然，那麼理直氣壯。

以前總覺得土地沉默冷硬，如今才懂得它的安穩妥帖，這是一種從心底裡湧出來的踏實感，是一種生長在基因裡的信任，是一個從小在土地裡打滾的孩子的本能。我們的祖先在這片土地上耕種、收穫、繁衍生息，經過千年萬年，雙腳早已熟悉了土地的脾性，它不似城裡光滑如鏡的地磚那般，要求我們儀態端莊，步伐精準；它寬厚，溫和，包容，允許我們踉蹌，笨拙，甚至跌倒，還會用鬆軟的泥土承接住我們，安慰我們的狼狽。這個時候，我才終於明白為什麼母親總說「人離了地，心就懸著」，那些在超市裡請求別人幫忙讀標籤的窘迫，看不清電梯按鈕的慌亂，在路口分辨不清紅綠燈的焦慮，都在腳掌踏上土地的瞬間消散了。

原來所謂「心有所屬」，不過是踩在土地上時，聽見血脈裡的迴響：「回來吧，這裡永遠等你。」土地沉默不語，卻用每一寸鬆軟，把「安穩妥帖」四個字，深深鑄刻進了我們的骨血裡，我們的命脈裡！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定於2025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三)出殯。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唁函輓其花圈，藉表哀思，以盡齒誼。

施文教主任文彬（首峰）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秉承先人之遺訓，特捐本會菲幣叁萬元，充為福利基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莊茱莉捐中正校友總會 正友福利金

菲律濱中正學校校友總會訊：本會調解組副主任莊茱莉學長先慈莊府蔡桔治太夫人不幸於2025年5月17日仙逝，寶婺星沉，哀悼深切。出殯之日，白馬素車，儀禮隆重，極盡哀榮。莊茱莉副主任悲痛之餘，仍不忘公益，對本會會務關懷備至，特將親友奠儀撥出菲幣兩萬元，捐獻作為本會福利基金之用。其仁風義舉，誠堪欽佩。本會特藉報端公開表揚，以申謝忱。

蔡友炯、友斌、友敦昆仲 捐中正校友總會正友福利基金

菲律濱中正學校校友總會訊：本會榮譽委員蔡友炯學長（香港校友會會長），與友斌、友敦昆仲之令先慈蔡府施老太太夫人，不幸於2025年10月17日仙逝，寶婺星沉，令人深感哀悼。出殯之日，白馬素車，儀禮隆重，極盡哀榮。蔡友炯、友斌、友敦昆仲於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關懷本會會務，特將親友奠儀撥出菲幣十萬元，捐獻本會，並設立「紀念蔡施淑美女士正友福利基金」，其利息將作為本會福利之用。此一仁風義舉，誠堪欽佩。本會特藉報端公開表揚，以申謝忱。

邱英程捐菲律濱錦尚鎮 聯鄉總會暨總商會福利金

菲律濱錦尚鎮聯鄉總會暨總商會訊：本會副會長邱英程鄉賢令尊邱詩棉老先生（祖籍石獅市錦尚鎮西港村）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壽終於家鄉故里，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揮淚別，青天碧海寄哀思。邱英程鄉賢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海羅捐 菲福青商會福利金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總商會/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總商會訊：本會常務委員

樂語

於悟秀

樂果垂枝處，秋色正酣時。這秋日的饋贈，是一場熱鬧的視覺盛宴。縣城整條街的樂樹，彷彿約好了似的，一齊舉起了小小的火把。米粒般的淡黃樂花，早已悄悄謝幕。此刻的主角，是它們孕育出的蒴果。這些果子空靈得很，是薄片薄的膜瓣合抱成的一盞盞小燈籠，模樣精巧。它們一串串、一簇簇高懸在羽狀的枝葉間，成了秋日最別緻的風景。

最奇的，是它們的顏色。它們不甘安於一種色調。同一株樹上，竟也呈現出參差的色譜：有的是淺淺的荷葉綠，留著夏日的餘韻；有的已轉為溫潤的琥珀黃，透著蜜糖似的光澤；更有那性子急的，已染成醞釀的胭脂紅，像美人醉後的酡顏，又像從天邊剪下的一角晚霞。這哪裡是樹？分明是秋姑娘失手打翻的調色盤，把所有的暖色都潑灑在這枝枝葉葉上了。

我喜歡在午後的樂樹下，仰頭靜看。秋陽醇厚溫柔，斜斜地穿過枝葉，給這些小燈籠鑲上淡淡的金邊。光不刺眼，溫潤而澤，於是那一盞盞燈籠，便像一群披著金輝的精靈，在透明的空氣裡做著恬靜的夢。它們那樣安詳地懸著，仿佛在等待著什麼神聖的號令。

是在等風吧。秋風是技藝高超的琴師。它不來時，天地是一幅靜止的油畫；它一來，哪怕極輕地一拂，滿樹的精靈便甦醒了。

三稜的果英相互碰著、摩擦著，發出一片極細碎的沙沙聲。這聲音，像春蠶食葉，又像慈母的耳語，能將週遭的喧囂都推開去。心頭紛雜的思緒，仿佛也被這秋聲撫平，化作一泓靜水。

走著，看著，忽然想起《山海經》裡那則渺遠的記載：「大荒之中，有木名曰樂。黃本，赤枝，青葉，群帝焉取樂。」原來在洪荒時代，它便立於仙山之上，見證過聖王治水，諸位天帝還曾從它身上採擷仙藥。這一想，眼前的樂樹霎時高大幽深起來，它不再只是悅目的樹，倒像一位從遠古走來的沉默使者，從《山海經》那荒誕而瑰麗的字句間走出，攜著遠古的風雨與傳說，立在這現代的街衢旁，靜觀人世的變遷。我們每日從它身下走過，庸庸碌碌，竟不知自己是在與一段活著的、呼吸著的歷史擦肩。

我想，這樂樹，大約真是最懂季節的詩人了。它不似春花那般爭奇鬥艷，喧鬧一場便匆匆謝幕。它把生命的詩行，一筆一畫，都寫在這秋日的半空。從青澀到絢爛，再到最終歸於沉寂，每一筆，都從容，都安詳。而我們這些偶爾抬頭的讀者，能在這喧囂的塵世裡，讀上幾行這樣無言的、美麗的詩句，也算是一種難得的福分了。

許海羅先生令尊許連煥老先生（原籍石龜許厝），不幸于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八分逝世，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白馬素車，極盡哀榮。許海羅先生事親至孝，孝思純篤，秉承令先尊生前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的遺訓，守制其間，悲痛之餘，仍不忘慈善，慨捐本會福利金五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至堅逝世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名譽理事施至堅宗長亦族親施博然，博杰，怡君，馥璋賢昆玉令尊，即施李麗慧令夫君，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日晚八時五十七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堂聞耗，深表哀悼，特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祈望節哀順變！

陳曉鈞獻捐梧桐同鄉會

旅菲梧桐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曉鈞、曉林鄉賢昆仲令尊秀堯諒詢委員不幸於二零二五年乙巳八月廿九日九時零九分仙逝於故里，享壽九十高齡，軫悼同深。

曉鈞、曉林賢昆仲一向熱心社會，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特此申謝！

郭振群丁母憂

旅菲汾陽郭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聯絡主任郭振群宗長令先慈老伯母郭莊誼麗華（原籍晉江龍湖後溪村）亦即僑商郭振選，振偉，振智，振群，振群，慧娥，慧貞，慧慧，慧瑋，慧瑜，慧環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五十五分，壽終於計順市St.Luke's醫院享壽積閱一百高齡。現殯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一月十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陵園之原。本會聞耗，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師終事誼，並致獻花圈，白頭聯，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施至堅逝世

旅菲漳江公會訊：本會顧問施至堅宗長(金曾)，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日晚八時五十七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y 210 Tulip)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助師終事宜，以表緬懷軫念，而盡宗親族誼！

訃告

陳壽建 (石獅市大嶺后塘) 逝世於十一月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出殯於十月十日上午十一時	王林忍治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102號靈堂 (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擇訂十一月七日 (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出殯
施至堅 (石獅市曾坑鄉坑前村-金曾)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時	郭莊麗華 (晉江龍湖後溪村)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 樓下Superior靈堂 爰訂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出殯